

Globethics Repository

The logo for Globethics, featuring the word "Globethics" in white, sans-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.

中国离诚信社会还有多远[How far away from the integrity society in China]

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.
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<https://www.globethics.net>. Data and content policy
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<https://repository.globethics.net/pages/policy>.

Item Type	Preprint
Authors	赵, 少钦
Publisher	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
Rights	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/copyright holder
Download date	2026-07-06 06:55:47
Link to Item	http://hdl.handle.net/20.500.12424/182545

赵少钦：中国离诚信社会还有多远？

赵少钦

在午夜空无一人的街头，你还会遵守 红灯停，绿灯行 的交规吗？在人潮涌动的火车站，提着大包小包的你，会坦然接受一个陌生人的热情相助吗？

我得老老实实地承认，我的答案都是 不会 。而且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答案都和我一样。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场景背后，我们发现了 诚实与信任 的幽灵。是的，这个幽灵在我们中间游荡，挥之不去。于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：地铁口， 发票、发票 的叫声不绝于耳；街道旁，抱孩子的大嫂热情地向你兜售光盘；天桥上， 办证 的小广告一串又一串；还有那假烟、假药、假文凭、统计水分、学术腐败、金融诈骗、股市造假、基金黑幕

诚实与信任缺失的问题肯定不是中国独有。所以雅诺什·科尔奈教授所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才以此为题，聚集世界上 17 个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，开展了专门的深入研究。科尔奈教授的文章《诚实与信任：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的视角》（见《比较》第 9 辑，中信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版）就是基于此项研究的个人感受。

在中国经济学界，科尔奈教授的盛名几乎无人不晓，这首先是因为他的经典著作《短缺经济学》。在研究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，大概迄今无人能出其右。而今，沧桑巨变之后，科尔奈教授的目光已经转移到了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，而且聚焦在作为市场经济基石的 诚实与信任 问题上。

科尔奈教授谈到了两类诚实与信任关系：市场交易的主体即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。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，如果国家不能有效保障商业合同的履行，黑手党和犯罪行为的滋生就无法避免。而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要求的以法律为权威的制度体系的构建，需要十几二十年的时间。但这方面任务的完成，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。构建诚信社会更为关键和根本的战略是公民 心态 的改变。科尔奈举了这么一个生动的例子：

90 年代中期的某一天，我正在收听一个热线广播。当时主持人要求听众举例说他们在国外度假回来时如何逃避关税。他们得说出最刺激的冒险经历。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进来，人们吹嘘着他们是如何成功违规并欺骗国家的。当然，我清楚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即使在最守法的国家也会经常发生。主要的区别不在于逃避关税的频率，而在于社会对此的接受程度。美国或挪威的电台主持人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，而听众也不会就此吹嘘。逃税无处不在，但成熟民主国家的民众对此感到羞耻，不会在社交场合对此津津乐道。

科尔奈认识到，在大一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下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国家无数的管制和命令来调节的。因此不存在相互之间的诚信履约问题。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诚信就成为一个很基本的要求。既然重塑人们的心态不可能那么快实现，我们就必须寄希望于长期的努力。科尔奈提到的办法包括：家庭、中小学和大学的教化与教育，平面媒体和电视潜移默化的作用，公众人物与工作上司言行的影响。

科尔奈最后的忠告是： 重任未有穷期。我期望自己，以及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位成员，都保持必要的耐心和容忍。

读罢科翁的大作，掩卷之余，不由得对我们中国的现实多了一层 历史深处的忧虑 。不错，中国和东欧国家一样，也面临着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。但中国更独特的情况是，从古到今的文化传统一直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。在改革开放之前，市场从来没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唱过主角。

小农生活在人数不多的村落中，以土地为生，平时打交道的都是亲戚邻里，极少与外界发生联系。因而这种经济模式下沉淀的文化就是：重人情而轻规则（遇事不依制度而诉诸关系、后门），重空间而轻时间（老乡观念强，守时观念差）。这样的文化资源，用以应付村落里熟人间的关系自然没问题，但如果要和陌生人做生意，就有些不够用了。

如何和陌生人（这里指的是非亲戚、非老乡的外地人）打交道？中国传统文化教给我们的是两个字：一曰忠，二曰义。

忠用以协调自己（奴才）与作为陌生人的上司（主子）的关系，所谓一仆不事二主。而义则是用以协调自己和作为陌生人的朋友的关系，所谓哥们义气，结义兄弟。而集忠、义于一身者，最典型的则非关羽莫属。关羽与刘备，既是仆主关系，又是结拜弟兄关系，因此忠、义都需要。

有意思的是，关羽作为一名战将，武功决非后世小说描绘的那么高强，加之刚愎自用、狂妄自大，终于酿成杀身大祸；而且大意失荆州，颠覆蜀汉有利战略格局，过失不小。当时的人对此就有比较客观的评价。比如蜀汉后主刘禅就曾封关羽为归降侯，语气间多有不屑。（顺便说一句，刘禅或许并非如后世所说的那么弱智，或许他对于诸葛亮北伐劳而无功的结果早已心知肚明，所谓英雄拗不过时势，而且他的此间乐，不思蜀也体现了极高的生存智慧，远非南唐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可比。）

可是历史越往后翻，关羽身价越高。宋代以降，尤其是元明清三朝，关羽多次为朝廷所封，地位越来越高，成了与孔夫子比肩的武圣人。关羽身价一路走高，折射的是市场因素开始在这个小农国度逐步发酵的事实。道理很清楚，商业越来越发展起来，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与陌生人做生意，如何建立买卖双方的信任呢？关羽千里走单骑，义薄云天的传奇就在铜钱的计算声中粉墨登场了。

商业生意倚重义文化，是在我们这个小农国家发展出来的必然逻辑。所以直至今天，我们看到的仍然是酒桌上的生意，所谓生意不成仁义在。陌生人之间的生意关系，一定要发展到朋友之间的义气的程度，才算可靠。这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逻辑。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总是请人去吃花酒，看来真的是选对了地方。

可惜的是，义气要求双方的交情发展到一定的深度，这不是所有的买卖关系所能具备的。在义气的故纸堆里，我们看到的只是放大的人情，找不到法治规则的身影。更何况，小农的思想里，本身就隐藏着某种程度的欺生的狡黠。因为他与外界的交易，即使有，也往往是一次性的，故而欺骗一次又一次又何妨。

于是我们见到了今天中国市场秩序中诚信的极度缺失。这个问题恐怕不是靠弘扬传统的义文化所能解决的。我想问的是，平等、诚信、负责的商业精神的种子，在中国这块缺少适宜养分的土地上，能否生根发芽、茁壮成长？抑或，就象西方文明的其他因子在中国的命运一样，等待我们的又是一场淮南为桔淮北为枳的结局？

近两年来，我国经济学界一些有良心的学者反复强调，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，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。我理解，诚信文化在全社会普遍的养成，本身就是好的市场经济所依赖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则需要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诚信立法，这个过程一定会比较缓慢，所以，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容忍。

（文章来源：世纪中国 转自 <http://cn.mlcool.com/~mlcool/html/ns002079.htm>）